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

GUOJI ANTUSHENGJIANG DAJIANG SHUXI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首次官方授权

阿妮卡的多幕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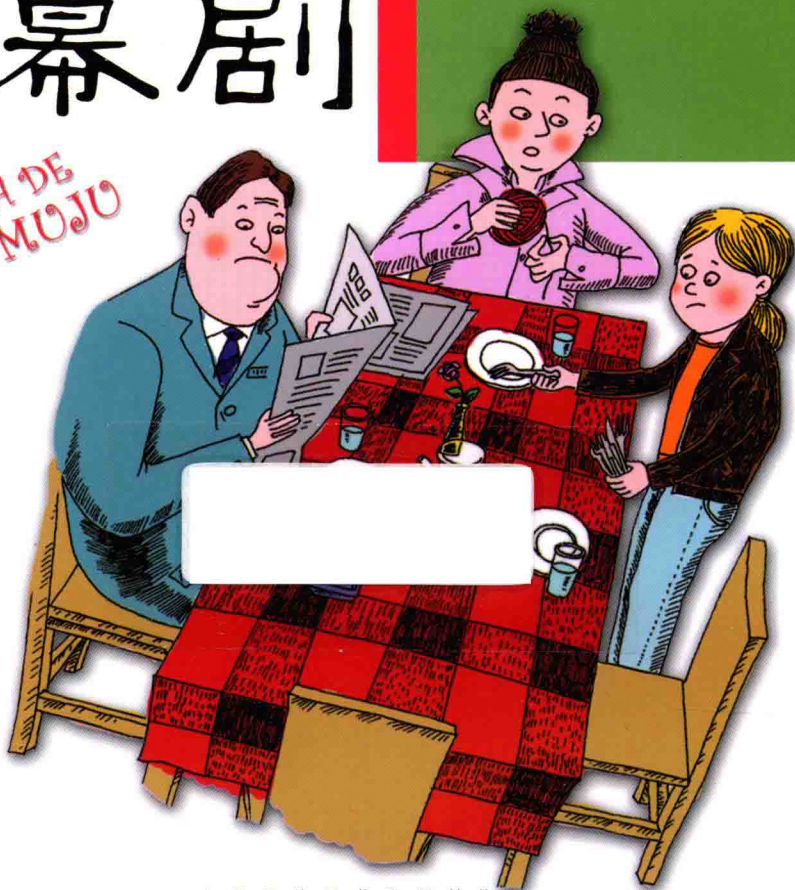
A'NIKA DE
DUOMUJU

1984 年安徒生奖得主

[奥地利] 克里斯蒂娜·涅斯特林格 / 著

赵建军 / 译

方卫平 / 主编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
GUOJI ANTUSHENG JIANG DA JIANG SHU XI

阿妮卡的多幕剧

1984年安徒生奖得主

[奥地利] 克里斯蒂娜·涅斯特林格 / 著

赵建军 / 译

方卫平 / 主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GUOJI ANTUSHENGJIANG
DAJIANG SHUXI

著作权登记号:皖登字 121414013 号

Copyright © 1975, 1992 Beltz Verlag, Weinheim und Basel Programm Beltz&Gelberg, Weinheim

Stundenplan by Christine Nöstlinger

版权代理公司:北京华德星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中文简体字版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妮卡的多幕剧 / (奥) 克里斯蒂娜·涅斯特林格著; 赵建军译. —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 3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 / 方卫平主编)

ISBN 978-7-5397-8109-9

I. ①阿… II. ①克… ②赵… III. ①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奥地利 - 现代 IV. ①I52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6702 号

[奥地利] 克里斯蒂娜·涅斯特林格 / 著

赵建军 / 译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阿妮卡的多幕剧

方卫平 / 主编

出版人: 张克文

责任编辑: 张春艳

责任校对: 江 伟

装帧设计: 缪 惟

插图: 李军帅 等

责任印制: 田 航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 ahse1984@163.com

新浪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ahsecbs>

腾讯官方微博: <http://t.qq.com/anhuisaonianer> (QQ: 2202426653)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 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 (0551) 63533532(办公室) 63533524(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 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20 千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7-8109-9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首幕剧	武尔姆老师课堂剪影	1
第二幕	午间琐事与臆想	12
第三幕	没钱难倒英雄汉	23
第四幕	镜子里面看自己	29
第五幕	咖啡馆里忆夏日	37
第六幕	妈妈的生日	48
第七幕	红酒救了阿妮卡	54
第八幕	上学前后琐事多	63
第九幕	武尔姆老师课堂续影	74
第十幕	课间休息谈罢考	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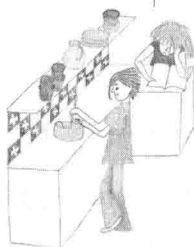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一幕	中午在校等机会	94
第十二幕	品尝“咖啡替代品”	110
第十三幕	母女之间的口水战	120
第十四幕	电话中传来晚安声	131
第十五幕	拉丁文课堂测验	139
第十六幕	明天罢考今密谋	145
第十七幕	打弹球再续前缘	152
第十八幕	校长出面平定风波	162
终幕剧	迷雾散去见真人	174





首幕剧 武尔姆老师课堂剪影



以前,课桌的桌面是深棕色的。如今,桌面已经褪尽了颜色,只有放置书写工具的浅槽和桌板北侧的封边还是深棕色的。在这所学校,教室的北侧一直是老师讲课时站立的地方。学生们手中的圆规是最耐不住寂寞的“蛀虫”,他们用它上面的尖针把桌面掘出了一道道凹痕。这么多的凹痕,上面再没沾染颜色。这些凹痕有的是心形图案,有的是塔楼图案,还有的是其他不同形状的图案。课桌投入使用还不到30年,刻痕的文字中有“人行道正中间的狗屎阻碍了市民的自由通行”,有“达格马和保利”,还有“洛特和赫维希”。因为不甚清晰,到底是不是这些文字很值得怀疑。有的刻痕是一个圆,外加一支箭,箭头的尖端指向圆圈的中心。同样图案的刻痕还出现在墙壁上和厕所的门上。那是对此着了魔的一个家伙干的。很多班上都有痴迷于桌面涂鸦的人,他们乱刻乱画带箭头的圆圈。4A班上的巴纳里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要干什么，巴纳里克？”女教授武尔姆老师问。她潜伏在巴纳里克身后，不过没有特别的意图——她总是潜伏在学生身后。当巴纳里克在门框上刻箭头时，她把他逮了个正着。巴纳里克耸耸肩，一副无助的样子。他明白自己的行为动机吗？他为什么非得这样又刻又画不可？他让肩膀又松弛了下来。

武尔姆老师是个胖子，发福已有 50 年之久了。两年前的她比现在还要胖很多。通过减肥治疗，她减掉了自己身上的很多肥肉，可是松松垮垮的皮肤还留在那里，双下巴处的皮肤悬垂着，眼睛上方、肘关节上面、膝盖周围都耷拉着松弛的皮肤。

除了这个箭头，正如“雕刻家”巴纳里克所料想的那样，所有那些刻出来的让人沉迷的低俗的图画，在武尔姆老师的眼里肯定都是些让人难堪的东西。

4A 班的同学们有的咯咯笑，有的咧嘴笑。

55 岁的女老师武尔姆不知道自己成了学生们的笑柄。新安装门框的话须得支付一笔费用，武尔姆老师极有可能还记得班上有一个小金库，但是她无法支配那笔钱。她希望大家同呼吸、共患难，发扬“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动用这笔钱，因为这样做也许能阻止巴纳里克继续乱刻乱画。在这种情况下，班级学生代表们会干什么呢？他们可不只是



用来替同学们抱怨成堆的家庭作业的！

巴纳里克用食指在箭头和圆圈上抹呀擦呀，好端端的棕色门框的表面裂开了，变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漆皮。

“那样也好不到哪里去！”武尔姆老师斥责他。

阿妮卡·尼克尔·格斯特尔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朝教室的北边看。她等呀等，直到武尔姆老师不再纠缠门框和巴纳里克的事情，并重新站回到北侧的位置上。阿妮卡等着她拿腔拿调地说：“垂直平分线可以通过如下情形来定义：它可以被称作是 X 的所有点的集合——毫不奇怪的是，这些叫 X 的点与线段的两个端点之间距离相等。”

在教室北侧的黑板上，蒙了一层或灰或白的粉笔灰，上面写着几个拉丁文单词——尽管没人再需要这些板书。

武尔姆老师朝擦黑板的值日生喊话：“留在黑板上的板书必须赶快擦掉，为接下来的‘垂直平分线’让路。”武尔姆老师的情绪变得更糟糕了。她顿了顿，继续生气地说：“班上起码应该有一个擦黑板的值日生！没人值日的班级真让人无法忍受！要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值日生，那就请班长擦黑板！”

阿妮卡站了起来，朝北边走去，她从讲台下面拿出绿色的抹布。那块绿抹布已经干得发硬，看上去像木偶戏中的鳄鱼。粉笔灰从“鳄鱼”身上飘落。武尔姆老师轻轻地咳



了两声，她吩咐阿妮卡去把抹布弄湿。教室南侧墙上壁龛里的洗手盆昨天被人拆卸了。洗手盆上出现了三道长、两道短的裂痕。

甲同学说：“报告武尔姆老师，施特罗布尔又发神经了。他曾踢科特鲍尔的屁股，而科特鲍尔把他的左耳朵拧了 180° ；菲迪曾拧开水龙头又关上水龙头，施特罗布尔曾用脚踩洗手盆，不可思议的是洗手盆并没有马上从墙上掉下来。”

乙同学说：“报告武尔姆老师，施特罗布尔滑倒过。当时，科特鲍尔想扶住他，可是她来迟了一步。菲迪站在施特罗布尔背后，他自己一头栽进了洗手盆中间。不可思议的是，施特罗布尔居然一点儿事都没有！”

丙同学说：“报告武尔姆老师，施特罗布尔当时朝菲迪冲过去，而科特鲍尔站在他们两人中间，因为菲迪把科特鲍尔手中的奶酪面包拍掉了，她于是发疯了，举起奶油面包，把有黄油的一侧向前——因为奶酪已经粘在了地上——对着菲迪的脑袋拍上去。施特罗布尔因为大笑不止，跌进了洗手盆。施特罗布尔每次只要一大笑，他就再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可思议的是，洗手盆并没有裂成两块，因为施特罗布尔有一个大肥屁股，而且他整个屁股都陷到洗手盆里去了！”

武尔姆老师应该从这些“奇迹”中挑一个作为借口，所有



的“奇迹”都有同等价值。家长联合会允许每两年更换一个新洗手盆。假如上报肇事者的话,那有施特罗布尔、菲迪、科特鲍尔!这样就能让“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得以实现。

武尔姆老师,你就尽管慢慢问吧,我们有的是时间。这样你就不会逼我们向你讨教垂直平分线里的所有问题了。要是你喜欢,我们还可以向你报告更多的“奇迹”。用我们学生的话说,这就是压缩课堂教学时间的行为。

武尔姆老师不希望压缩课堂教学时间。擦黑板的布要是在自己班上的洗手盆里没办法弄湿,那么接下来阿妮卡就得去厕所了!

阿妮卡走出教室,朝厕所走去。厕所与4A班之间离得最远。她从一个教室的门前经过,现在,这些门的后面静悄悄的。在这些门的后面,只有一种声音——老师讲课的声音。阿妮卡能分辨出不同的声音,她喜欢其中的一个声音。这个声音说:“……萨克森魏玛公国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掌握了政权……”

这个声音是老师让学生听写时发出的缓慢的朗读声——“萨克森魏玛”,那个声音接着又重复了一遍“萨克森魏玛”。在前面走廊朝楼梯拐弯的地方响起了脚步声。那是步履匆匆的脚步声,是老师走路的声音。在上课期间,走



廊上的学生是绝对不会走得那么快的。

阿妮卡消失在厕所里。

现在对武尔姆老师来说,黑板擦布太湿了。黑板只在很湿的情况下会黑得发亮,水从黑板上往下滴,贴着墙壁滴到几块布满粉笔灰的带状地板上。黑板上用圆规画出的圆圈的痕迹看不见了。半小时后,潮湿的黑板变干,圆圈又现出它的白色痕迹来。武尔姆老师在空中画垂直平分线。她要求拿一块晾干的抹布过来,但是没有人能够提供,学生们从来没有准备过第二块抹布。武尔姆老师提到了班级小金库。

“我们可不是百万富翁!”尽管有人是在悄悄地说这句话,可是声音还是太大。

“可你们在吃冰激凌看电影的时候总有花钱的理由!”武尔姆老师发表她的看法,她继续在空中画着,说,“要想选择升学深造,14岁时就应该具备抽象理解能力了。”

阿妮卡看不见她画在空中的垂直平分线,只看见空中有十根胖指头和多余的皮肤。手指头上的指甲都剪得很短很短。

阿妮卡开起小差:我要去正在讲“萨克森魏玛”的教室门口。她设想自己站起身,乖乖地鞠了一躬,并说:“武尔姆教授,您对我来说太无聊啦。”她设想自己拿起凳子,走出教室,让4A班的同学在她身后张着大嘴。“卡尔·奥古斯特公



爵掌握了政权，萨克森魏玛，我来啦，因为我喜欢您的声音，因为您不是武尔姆老师！”

阿妮卡没张嘴却打了个哈欠。谁要是打哈欠时张着嘴，就要被虫老师纳入听课时“打瞌睡，无精打采”一类人当中。这样，在她自创的用涂点的方式做记录的名单上，就多了一个属于你的红点。

阿妮卡的颌骨在两耳之后发出咔咔声。颌骨是在抗议闭嘴后口腔鼓胀起空气时气体聚得太多，口腔里的气压太大了。10个红点意味着成绩单上可以考虑降到2分^①。阿妮卡努力让嘴巴保持闭合，眼里都流出了泪。名单上出现20个红点意味着必须传唤负有教育责任的监护人到校。按照法律解释，该监护人是指学生的爸爸。阿妮卡的脸都变形了。阿妮卡看上去像被人扇过耳光的老太婆，三个耳光是擦边过，一个耳光是对准抽。

阿妮卡低下头，她张开嘴，她对着几何作业本和本子上的 $X/XR=XS$ 打了个哈欠。

“尼克尔，别传染给我呀。”罗利·胡贝尔说。罗利·胡贝尔和阿妮卡是同桌，桌上画了三八线，不过不是均分：阿妮

^①2分：德国、奥地利学生成绩单评分等级按1-6分划定。1分最高，相当于优秀。2分为良好。余下依次为：满意、及格、不及格、差。



卡的那一边要占三分之二。罗利画了一道中心线,但四年来阿妮卡从来没有把它放在眼里。

现在罗利·胡贝尔也打起了哈欠,他用绿色圆珠笔把“人行道中间”这几个凹痕字涂上颜色。

阿妮卡从本子上擦去很小的唾沫星子。四年以来,罗利一直试图在十字符号那里刻出一扇窗户,可是桌面那个位置有两个小节疤,由于它们非常坚硬,所以圆规脚扎不出痕迹来。罗利已经在这两个节疤上弄弯两只圆规脚上的针尖了。

武尔姆老师说:“后面那个打哈欠的!这节课对他来说似乎很枯燥,这位同学应该马上站出来亮相。同时,请他来谈谈他是如何理解与垂直平分线相类似的角平分线吧!”

阿妮卡看着罗利。罗利对角平分线有更深入的理解,他从座椅上慢慢抬起屁股。可是,此时科特鲍尔已经走到了课桌间的过道上,她叽咕着:“空气这么差,搞得人不得不打哈欠呀!”

科特鲍尔朝教室北边走去,她在那里站了一分钟,可是没有弄明白什么与垂直平分线相类似的概念,就返回座位了。罗利笑了,阿妮卡也咧嘴笑了。

在几何练习本的下面,阿妮卡放了一张打满方格的纸条,纸条上打了50个红色的小方格——一节课是50分钟。35个方格里已经涂上了蓝色。阿妮卡看了看手表。每



隔 60 秒 she 就把纸条拿出来,把一个方格涂上蓝色。

在教室窗户的前面,在大街对面的一侧,有一幢带屋顶阳台的房子。屋顶阳台和教室的窗户一样高,屋顶阳台上摆放着一棵橡胶树。在 11 月中旬之前,这棵树一直都站在那里,那之后一个胖子会把这棵树搬下来,搬到让橡胶树越冬的暖棚里。

阿妮卡心想:橡胶树也无聊得很,缺少让人遐想的東西。叶子总是左边一片,右边一片,然后左边又一片,右边又一片地生长着。

阳台上走来一个女人,今天她没有牵着狗上来。她总是在连衣裙外面罩一件尼龙料子的外套——一件女营业员穿的外套。不过她肯定不是营业员,这个女人消失在烟囱的后面,但很快又拿了一把可折叠的躺椅回来了。她充分享受着最后的一点儿阳光,高高地架起了腿。

后来,这个女人拿着一只簸箕走过来了。簸箕看上去是新的!准确地说,那个簸箕是旧的;只是对阿妮卡来说,它是新的!这个女人清扫起屋顶阳台。她边扫边走,最后消失在阿妮卡的眼里,不见了。那些坐在第一排靠窗户一侧的同学现在肯定能看到她,不过,前面的同学在盯着武尔姆老师看。那些远远地靠北侧坐的同学,无法通过那扇窗户往外观景。武尔姆老师经常说:“要是感到这里太无聊,现在你就



可以离开！”

阿妮卡心想：你能走得了吗？离开，信步离开，从学生们在听写“萨克森魏玛”的那间教室的门前经过，走出大楼去，继续往前走，走到地平线——一条水平线。水平线呀水平线呀水平线……真是在疯言疯语了！如果把一个词汇重复几次，这样被重复的词汇多数都是无意义的。眼前出现一线曙光！阿妮卡看了看表，她可以将6个方格涂满了。如果她涂得很慢很慢的话，她还可以把第7个方格涂满，因为第7分钟的前20秒已经过去了。



第二幕 午间琐事与臆想



当阿妮卡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她喊妈妈时“妈妈”两个字叫得很短促；上中学后，她故作高雅地把“妈妈”两个字拖得老长；当她对罗利·胡贝尔侃大山聊她家里的事情时，她说“我老妈……”；如今，阿妮卡非常高兴时会称妈妈为“小甜亲”。在做午饭方面，阿妮卡的手艺甚至超过了妈妈。

汤做得不再那么咸了。她从盘底捞出汤团，漂浮在汤上面的是像眼睛一样粉红色的油脂。

阿妮卡盯着盘子看，汤本身并不是粉红色的。她不吃太咸的和粉红色的东西。

阿妮卡伸手去拿汤匙，她小心翼翼地把汤匙垂直着朝汤里稍稍浸入一点点。汤匙插入的地方是粉红色的两块油脂，它们像眼睛一样依偎并浮游着。这两块状如眼睛的油脂结合到了一起。阿妮卡将它朝它的邻居们——其他的那些油脂推过去。只需用汤匙的尖轻轻一挑，油脂就朝着已是二